

从英国回流的香港人：移民追求的，是一种怎样的自由？

“（有些问题）如果要deal with，我无论身处何方，都仍然要deal with。”



插画：Rosa Lee

撰稿人梁凯澄 发自 伦敦 | 2023-07-23

移民潮 香港大离散 英国 香港 异乡人

回到香港后，Jason获湾仔一家公关公司聘请了。不过上班才两天，他毅然递信辞职。

他感觉已能预视以后的工作流程：每天八小时，内容主要就是报价，和潜在客户沟通，说服他们买广告，推销产品。“这种工作和我的人生完全没有关系。上班八个小时，就是把时间卖出去，做一些自己完全没有兴趣的事情。”“好无聊。”他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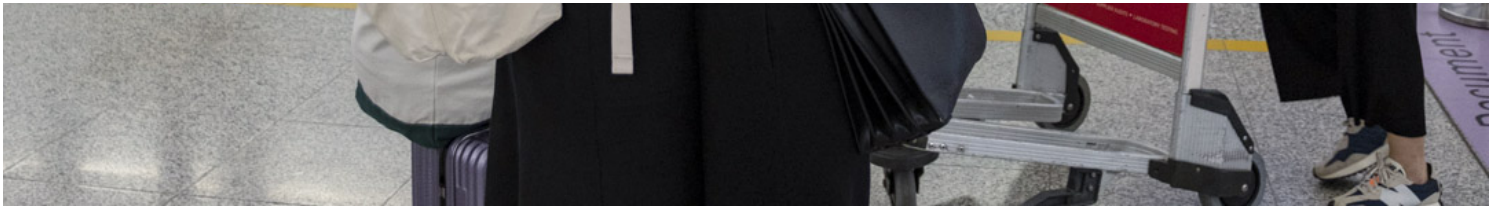
认识Jason多年，他一直是个这样的人，说得好听就是他直率、爱恨分明，不转弯抹角，老实说也挺冲动。他自嘲做人特别“dramatic（戏剧化）”，某些事上，反应之激烈，身边人、甚至他自己，都不太能了解。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……可能是性格作祟吧，我想。”

自嘲“dramatic”，不只是因为两天辞职。Jason曾担任民主派议员助理，随着2019年后香港政治环境逐步收紧，Jason随着雇主失议席而丢了工作。2021年，他曾申请BNO签证移民英国，一年多后因与女友分手、工作不如意，难耐只身在异乡的孤独，突然选择回流香港。这并非他第一次离港旅居外国。2018年，他刚从大学本科毕业，未摸清未来路向，却机缘巧合获当时的公司安排，持工作签证旅居葡萄牙。当年20多岁的小伙子，正踌躇满志，一心想往外闯，半年后却感该份工作非志业所在，又辞职放弃签证返港。

相识十余年，但近一两年我们很少见——他移英时不动声色，是直至我看见他社交媒体上的照片，才知道他已离港。年多后，到我失去全职记者工作，赴英进修，以为终可一见，他又已安静地回到香港，始终缘慳一面。

离开又回来，回来了又想离开。但也或许没什么值得太惊讶。可能我们都一样，出走与回头，都只不过想寻一个安身立命之所。





2021年6月30日，香港国际机场，市民在离境大堂相拥道别，准备登上前往英国的航机。摄：陈焯 /端传媒

逃离郁闷

香港近年政治环境剧变，英国、加拿大等国家开放“救生艇”计划，不少港人选择移民到他乡重新建立人生。英国内政部数据显示，由2021年一月计划开始，截至2022年底，当局已批出近15万份BNO英国国民（海外）签证申请。签证持有人可以在英国生活、工作及进修，并可以在居英五年后申请永久居留资格，继而一年后申请公民身份。

这几年移英的人潮中，也有Jason的身影。离开香港前，他任职了数年香港某位民主派议员的助理。2020年6月底，《国安法》在港生效实施，在香港政治板块引起极大震荡。民主派议员坐监的坐监，被DQ（取消资格）的DQ，辞职的辞职。伴随其后议会选举改制，民主派进入制度的途径，基本上所剩无几，Jason亦丢了工作。

本科政治学毕业，担任议员助理，仿佛顺理成章。Jason说他毕业后几年做过的几份工作，亦算是议员助理一职带来最大满足感。“例如某一年要求平反六四的议案，议员的讲辞是我写的。”议员后来拿着他的讲稿，在会议上激昂陈词，说不论是活着或死去的人，将会继续拒绝遗忘六四，直至正义来临的一天。

“虽然是出自议员的口，但那是我的想法，这些都会被逐字记录，保存下去，成为历史的一部分。”他满意地说。

才刚开始建立的事业，忽然路不通行，生活顿时失去了重心。失业后的数个月，他一边打散工，一边思考在香港还有什么想做、可以做的事情，“但始终想不到。”加上当时同是任职议员助理的女友担忧有人身安全风险，二人仓卒之下在2021年7月成行，带着二人饲养的唐狗，第一站落脚英国曼彻斯特城。

Jason不算太担心人身安全，驱使他离开的，更多是在低气压城市里、一筹莫展的郁闷，“我也不知道... 不知道为何自己经常都很想离开香港。”“可能这是性格吧——每当我不安于现状，就很想找办法办法改变、或者摆脱它。而离开，跑到第二个地方去，某程度上是一个很直观、直接改变现状的方法。”他说，“继续留在香港，有太多事情会常常令我想起自己失去了一份很喜欢的工作，或者是2019年发生过的事情。”

当年大学毕业后投身职场，Jason大概与其他不少社科文科毕业生一样，不肯定哪个行业才适合自己。碰巧

当时兼职的地产公司，其葡萄牙分部需要一个讲中文的职员去服务香港和中国客户，上司问Jason有没有兴趣调派到葡萄牙工作。

年轻、没有家累，Jason抱着“why not”的心情起行。“当时刚毕业，又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……心想如果有机会可以去外国工作、或生活一段时间，相信也是一个不错的经历。”

当时他住在葡萄牙里斯本。当地气候宜人，平常下班后闲着，Jason常在住所附近的海边跑步，放假的时候他喜欢到处走走逛逛、去找好吃的。他曾经想过，如果可以一直待在葡萄牙生活，似乎也不错。

不过半年后，他开始质疑自己的工作，“公司（生意）就是买入一些旧楼，然后翻新成豪宅，卖给在亚洲、香港，或者中国大陆的有钱人… 这样他们就可以申请葡萄牙的移民签证。”

他开始边另觅工作机会，边筹备回港，终获议员助理一职，回港一个多星期后便正式上班。



2022年10月17日，英国伦敦举行的港人抗议集会，数百人在暴风雨中从唐宁街经唐人街游行到中国驻伦敦大使馆。 摄：May James/SOPA Images/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

变为少数的生活

移民即把一个人从他原生的土地连根拔起。要不是香港这几年的转变，Jason本没有再想过离开香港。

“（2021年）三月左右开始萌生（离港）念头，同年七、八月就起程。”当时距离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总辞、初选案47人被捕，刚过半年。

走得匆忙，Jason和女友当时都忙着处理眼前的事情，没有认真想像到埗之后会怎样。离港前，二人也没有和朋友交代太多。“说不上是一个计划周详的移民，因为当时感觉是存在着政治上的迫切性。”

离开已是事在必行，二人只是就第一站落脚的城市有过一些讨论：伦敦生活成本太高，太偏僻的小镇又嫌太平静，曼彻斯特似乎就在两端取了个中间。出发前先订了Airbnb旅馆，抵埗后才找出租的房子。

Jason说自己对曼彻斯特说不上陌生。他钟情Oasis、Joy Division、The Stone Roses等来自曼彻斯特的摇滚乐队，从他们的作品、访问内容里常了解到曼彻斯特的面貌与风土人情。平日他和女友常常会在城内大街小巷里踩单车，犹如穿梭于歌词中的小城风光。他也看足球，享受与互不相识的球迷一起走路进球场，为主场球队欢呼雀跃。

“虽然完全不是同一回事，但置身在人群，倒有点像2019年去游行……”他苦笑，“很微妙的感觉。”

自知算幸运，二人略有储蓄，不论是租房或带上饲养的狗同行，“再麻烦的事情，有点小钱就好办”。抵埗后不用立即为糊口奔波，Jason形容，最初二人同在异地开展新生活，小日子过得自在、愉快。

他也思考自身作为移民，何谓能够融入一个社群，何谓对一个地方有归属感。

曼彻斯特算英国内种族、文化相对多元的城市。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21年普查数据，与全国逾八成人口为白人的数字相比，曼彻斯特2021年白人人口占该城市人口约五成（56.8%），第二多为“亚洲人、亚裔英国人或亚裔威尔士人”，占两成（20.9%）；“黑人、英国黑人、威尔士黑人、加勒比人或非洲人”则占超过一成（11.9%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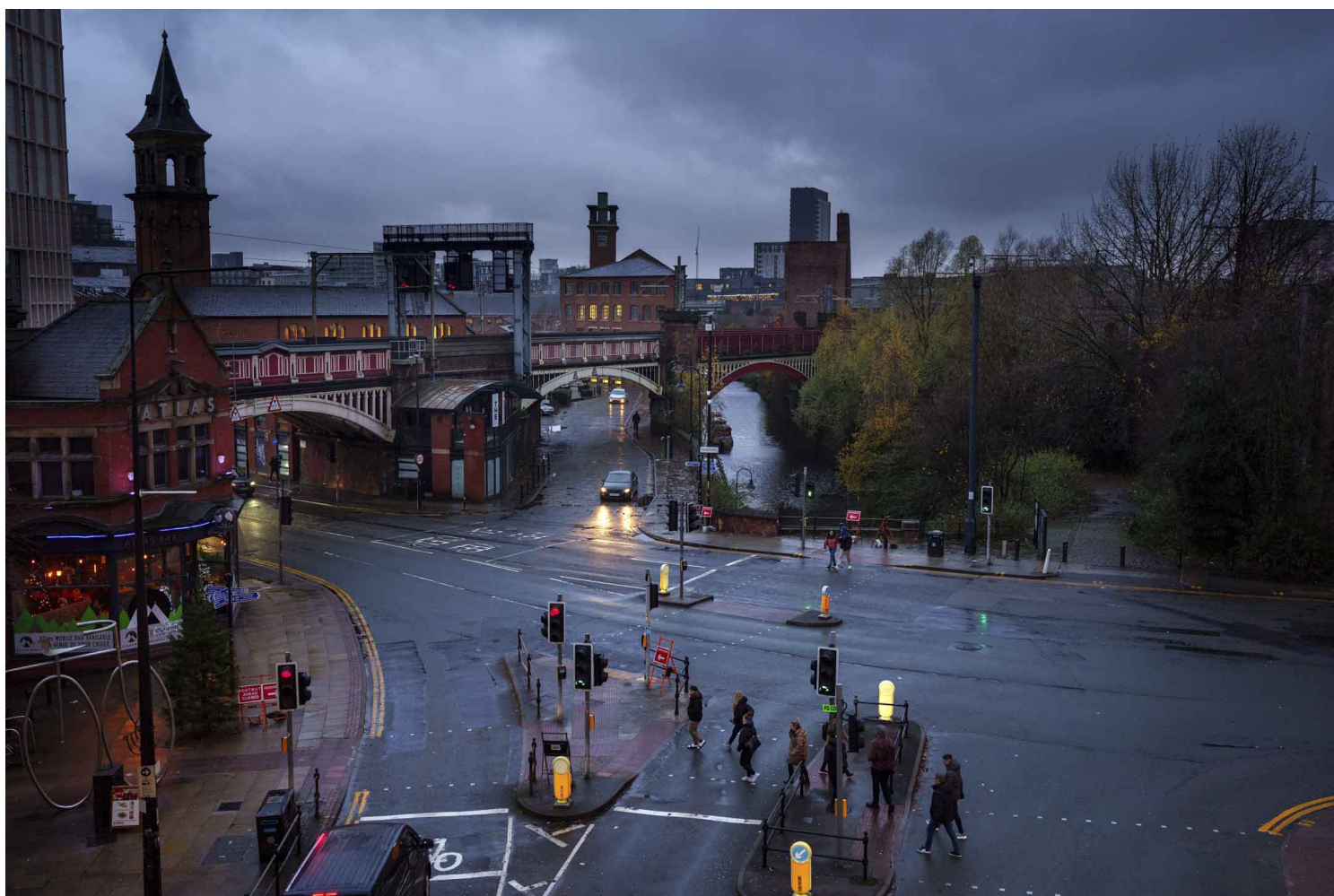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地方文化是否多元，经常反映在有多少贩售不同国家食物的餐厅。Jason所住区域的市中心有不少加勒比食店，有时候午饭时间，他会去买一盒喜欢的烤鸡配香料饭，坐在公园大快朵颐。

Jason喜欢曼彻斯特，他说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曼彻斯特文化更多元，这除了意味有更多来自不同文化的事物可以尝试、见识，“也会觉得自在一点。一个地方文化更多元、有更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，你觉得自己是外人的感觉也会少一些。”

他觉得，人要对一个地方有归属感或认同感，无需透过其他人认可。“我不会很刻意去做一些所谓‘正宗英国人’会做的事情，或强迫自己不跟香港人交往，而去引证自己有努力融入一个地方……但我觉得如果那些事情是我想去做、喜欢做的，我生活得很自在，没有格格不入的感觉。”

不过的确是从一个自己是多数族群的地方，迁移至另外一个地方成为少数，Jason亦对族裔有所反思。

据他在英国居住一年的经验，他感觉英国人普遍注重多元，他也没试过感到被差别对待。但主要人口为白人的国家，一张华人面孔始终是社会对他最直接而根深蒂固的定义，并不是单纯靠改变生活习惯、或努力说一口流利英语所能撼动。



2021年12月8日，英国曼彻斯特，晚上前通勤者冒雨回家。摄：Christopher Furlong/Getty Images

种族潜入日常生活的方式可以很微妙，亦非我们怀着善良意愿，就能令其不存在。例如Jason工作过的外卖公司，试过向客户致送致谢卡，卡上有三个署名，另外两个都是公司高层，第三个签名就是Jason，当时他在该公司工作不过几个月，“大概因为我是用中文名字签名。”

不过他认为英国对不同种族、多元文化的接纳和尊重，一定比香港好得多。“在香港，我们对于少数族裔的

冷漠（很明显），或很少去提及他们、理解他们的生活，主流社会和少数族裔社群之间的距离，都是比英国差得远。”Jason说，“虽然始终有些（英国）人会带有比较歧视的目光，或讲带歧视性的话，但这些行为在英国社会普遍都会被谴责。”

等待转机，抑或回流？

安顿日常必需的柴米油盐后，如何在异国找到安身立命之所，实践自我价值，Jason觉得对他一个20、30岁之年的人，是正常不过的追求。但知道自己始终刚抵埗，需要时间适应一种不同的工作文化，过往议助的工作经验亦难应用于其他地方，他转职踩单车送外卖。工作说不上有趣，但足以糊口。

每周上班五至六日，大部分时间望着手机等订单，去餐厅取餐，骑车送到姓甚名谁根本毫无关系的客户手中。这份工作里面，Jason深刻感受到读书时常说的劳动异化。“每一天就是透过出卖劳动力，去换钱。一单接一单的外卖，踩着单车来来去去，但没有achieve过什么。”

女友则本业做设计，曾出国留学，学历较国际化，抵埗后不久就能找到一份设计相关工作，收入相对稳定，即使非出于嫉妒，Jason坦言心底里难免会有所比较。加上在异乡没有其他人可依靠或作缓冲，二人平日亲密关系中的小冲撞与争拗，逐渐演变成关系中的裂痕。后来女友收拾细软，离开并失去联系。

分手后，Jason情绪一度崩溃。为免触景伤情，之后一星期他没有上班，连日在家里执拾，连单位的按金也未取回，匆忙之间他一手拉着行李箱、一手拉着狗，离开了曼彻斯特，逃到苏格兰爱丁堡。

抵埗后，他替同一家公司送外卖。某一晚湿冷有雨，他如常上班为陌生人送饭，爱丁堡旧城小路、斜路多，他在上坡路前停下，背好保温袋，狼狈推着单车走。推着推着，意难平，泪流满面。

“我忍不住想，为何会搞成这样？我是否要这样挨下去？”他想，“如果我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、原因，我觉得我可以justify到为何这么辛苦都要挨下去。但当时我觉得，自己已经找不到那个目的。”

女友离开后，Jason觉得自己已失去留英的最大理由和动力。他常想起当时一个人住在葡萄牙里斯本，闲着没事的时候，他常到附近一家酒吧，自个儿喝酒看球赛。去得多，老板都认得他，让他赊账买酒，几个星期才付一次帐。

虽然当时在葡萄牙的公司也经常举办同事间的联谊活动，同事见他是外国人，也会多加照顾。但尤其碍于语言，他作为局外人的感觉始终挥之不去。“大家对我们都挺friendly的，但始终大家只是同事。”

在爱丁堡几乎没有朋友，本身并非教徒的Jason机缘巧合参与了当地的教会活动，认识了同样是移居当地的香港人。有移居当地30多年的叔叔婶婶看见他一个人住，也偶尔会请他到家里吃饭。

国境是条难以逾越的边界，区隔了人，界定你有资格或没有资格获得某种资源与权利。去或是留，Jason心里有挣扎，也想会否咬实牙关，挨过最难的一段时间就好转。跟在英国的朋友、父母谈起回流的念头时，也难获得认同和理解。

很多人都劝他，难得已起行，待个五、六年后取得英国公民身份，很多人羡慕来着。“但我会想，我留了6年之后，好，我有citizenship了，但之后又如何呢？”他沉默一阵，苦笑，“两年前，我才26、27岁，幸运的话，往后的六年就是我建立自己事业的年纪。”

“当然在英国建立到自己的事业也不是不可能，但又是否这么容易呢？”

他希望从事人本工作，但担心自己的教育背景和经验，可能较难在英国从事相关行业。在英港人组织英国港侨协会2021年一项[网上问卷调查](#)显示，收集得来的609个回应当中，近七成移英受访者有大学学位或以上学历，过五成人在港时月入超过30000港元，高于2021年香港入息中位数18000元，显示移英的较多是高学历、高收入港人。



2021年10月31日，英国伦敦，一名行人在雨中沿著南岸行走。摄：Hollie Adams/Getty Images

609个访问回应当中，最多人在港从事的首五个行业分别为“金融及保险”、“资讯科技”、“教育”、“专业、科学及技术行业”及“其他服务行业”；移英后最多从事的首五个行业则分别为“运输及仓储”、“专业、科学及技术行业”、“住屋及食品服务行业”、“批发及零售”及“资讯科技”。这显示不少人移英后需要转行，且不少属俗称“蓝领”的体力劳动工种。

英国从1960年代就开始进行工作申请的测试，最新发布于2019年的相关研究显示，相比起拥有一个看起来是英国白人的名字，拥有一个看起来属少数族裔名字的人，平均需要寄出更多求职信才能获得回音，比例大概为1：1.6。不过从研究结果未能总结这是出于种族、阶级或雇主认为少数族裔不熟悉本地文化的差异对待。

研究模型亦未能区分出新移民、移民后代抑或土生土长英国人，故单凭按种族区分的数据，未能直接推论近年以BNO签证移英的新移民港人状况。

孤独与一筹莫展，尽管身边很多人劝阻，也想过再多待一会儿或者会有转机。但Jason说，到真的下定决心，很多时候还是凭一刻感受和直觉。

“但我当时已经没有什么心力去尝试，”他当时觉得，“这种生活太过孤独、太过难受。”

“Get away from yourself”

Jason说，启程回香港之前，他已有心理准备，这个城市和他一年多前离开的时候，又再不同了一点。当他入职公关公司前，上司关切地提醒，工作日常要撰写的宣传稿件，可能不少要唱好中国大陆政策，担心他工作会不愉快。Jason接受了。

“我回来前已经清楚知道，有些事不能再做，有些事不能再讲。这都是我知道的，而我还是决定回来。这是必要的取舍。”他说。

平日Jason很刻意不去看新闻。他承认这大概是某种自我保护机制，尽量不去看太多、想太多社会、政治上的事情。一方面为避免情绪被触发，另外也避免把焦虑与恐惧无限放大，再在未足够准备时冲动下决定。

虽然他亦自我怀疑，“我也不肯定自己是否已变成‘港猪’。”

香港政治环境近年急剧转变，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2022年10月一份调查显示，令受访者打算移民的因素，最多人提及的四项分别是“政治争拗太多/政治不稳定（16.5%）”、“自由（包括言论自由）/人权情况变坏/丧失新闻自由（15.0%）”、“政治不民主/民主倒退/没有民主选举（13.4%）”及“经济情况欠

佳 / 经济没前途 (13.1%) ”。

在网上一片对留港、回流的冷嘲热讽声中，Jason自知回港的决定，未必会得到理解或认同。但在对移民的种种美好想像以外，故事的黑暗一面：包括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，踏入庞大的未知，只身面对生命中众多的不可掌控、对自我价值的怀疑，不论是因种族或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向上流动之难.....同样真实且残酷。



2023年7月5日，在香港国际机场来往的旅客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Jason也反思，当我们都在说移民以追求自由，我们所追求的，又是什么？当香港各种选举大幅改制时，他正身处英国投票选出地方议员，“但那种感觉，和我2016年可以投票给梁天琦时，根本是他妈的不一样。”

将近而立之年，Jason回到香港，常不住提醒自己，不能再一冲动就跑掉，不能常常作出让自己后悔的决定。半年前他终于找到一份喜欢的工作，正打算和公司延长合约继续做下去，并已准备九月在香港兼读相关的硕士课程。

最近他常记起，以前看过美国作家海明威（Ernest Hemingway）的小说《太阳照常升起》（The Sun Also Rises）。小说的主人公是位名叫Jake的美国记者，当他的朋友Cohn不满意在法国巴黎的生活，尝试移民美国，却不幸在船上被毒贩杀害。Jake在小说中有一句名言：“你不能通过拥有金钱

试说服Jake一起去南夫，以填补自己内心空虚的一块时，Jake对Conn说了一句话：“你无法通过搬家来摆脱自己。（You can't get away from yourself by moving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.）”

他说，虽然有些时候，不经意看到新闻的时候，也会感叹人已在港，仍仿佛感觉在异乡。“（但有些问题）如果要deal with，我无论身处何方，都仍然要deal with。”

（尊重受访者意愿，文中Jason为化名。）